

图书人事



刘佑平

他有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

——樊家信印象

提起樊家信，人们都会说他是一位优秀的、有成就的“儿童文学作家”。四十多年前，他创作发表的、至今还在流传的儿歌《孙悟空打妖怪》，是我国儿歌作品中的经典之作。其实家信先生这些年来出版的作品不下百万字，中篇小说都有，且不乏有值得一读的好作品。最近，他又出版了一本《孙悟空打妖怪——樊家信儿童文学集》，是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“语文课本作家作品系列”之一。

一个成人写儿童文学作品，首先他就要有一颗不老的“童心”。不识童真，又何来童趣？家信先生现今七十有七了，岁月的雕刻刀在他脸上狠狠的磨砺了一番，有了老年人的常态。但他的心里还是有股子冲劲，有点不谙世事的味道。如听说某人作风不正，在人背后搞鬼名堂，这本与他无关，他就当着人面说你做人要厚道。因这类似的事，他得罪好多人了。人老了，但他只要与老婆吵架，就叫嚷嚷的喊离婚。老婆生气了，提起包就回女儿家去。他呢，过一下子，不见老婆了，就四处打电话说，老婆被人贩子拐走了，要死要活的样。老婆回来问，你还喊不喊离婚了？他诅咒发誓，我崽喊了离婚，打死不承认。他就是这样一个有时让人烦，但更多是给人欢乐开心的有颗“童心”的老头。

我记得那还是在“文革”年间，那时家信在邵阳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。我是他的粉丝，常把自己的所谓“作品”送到他家里去请教。家信先生也蛮客气，去了只要是赶上他呷饭的时刻，总会请我们上桌，还会再添一个菜。有回他打个水豆腐汤，端上桌我尝了一口，有甜味。我说水豆腐打汤还放糖？他尝下说没放糖呀。再到厨房里一看，哦，原来他把放在窗台上的一瓶止咳糖浆，当作酱油倒在菜里了。一番乐后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，蛮得意的说，写着好玩的。现在的伢仔太没得东西读了。这就是《孙悟空打妖怪》的由来。

家信先生的这首儿歌一下就在孩子们中间传开了。一传开了，他又怕得要死。他跟我讲，我怕是要坐牢了，有人说他在宣扬封建修。他出身不好，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里有名的军医，国立中央大学还派他父亲到德国去留学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。由于当年他家里条件好，父母也很努力，前后竟然共生了他们兄弟姐妹十六个，个个活着，这恐怕在整个中国也算是奇迹了。工农兵学商，还有教师、歌唱家、画家等，都被他们兄弟姐妹占全了。他排行十三，因逢上那个特殊年代，在社会上打流，好在他好学，就被安排在一中学当老师了。

“文革”结束了，春天来了，1978年，他试着把《孙悟空打妖怪》投到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刊物《小朋友》上。很快编辑部就通知他，作品被采用了。著名漫画家万籁鸣还专门为这首儿歌配了图。一下子，《孙悟空打妖怪》风靡全国。四十多年来，这首儿歌不知被多少家出版机构选进了集子里。后来有了知识产权的要求，他先后就收到过十几家出版社和文化公司转来的版权费用。朋友开玩笑说，他的“孙悟空”是个“送财”大圣。

家信先生的《孙悟空打妖怪——樊家信儿童文学集》，选辑了他四十多年来创作的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。除了《孙悟空打妖怪》外，儿歌《我家窗口像画框》、童话故事《火火先生之死与特大地震》《可爱、淘气的黑卡卡哟》等等，这些作品不仅为孩子们喜爱，就是家长们在为孩子朗读时，也会作为作品中的风趣和幽默，会心一笑。在家信先生笔下，无论是“孙悟空”还是“黑卡卡”，他们都具有鲜明的形象，在寓教于乐的体验中，有着真善美的滋养。

家信先生曾担任过多年的教师，因创作成果丰硕，后调到邵阳市文联，担任过邵阳市作协主席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前不久，家信先生很激动地在电话里对我说，他看了本关于天体宇宙的科普书，他要为孩子们写本关于外星人与地球人的书。这个电话打了半个小时，手机发热了，我不得不提醒他，莫太激动了，身体要紧。他竟然说，不写作命就不长了。看来找到自己开心的事做，也是延续生命的法宝。

一个老人，保持着一颗灿烂的童心，对孩子、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好奇，这应是《孙悟空打妖怪》历久弥新的最好诠释，也是他那颗心永远不老的“秘密”。

寻找宋朝城市的繁华记忆



李春荣

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，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，不在黑暗的欧洲，不在酣睡的美洲，也不在尼罗河、恒河以及两河流域那些曾经拥有过古老文明的地方，而是在滔滔黄河的下游南岸，它就是我国北宋王朝的首都——东京开封，也有人称它为汴京。这个聚集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巨大社区，以其“惊人耳目”““长人精神”的无穷魅力（《东京梦华录序》），屹立于时代文明之巅。

沉湎于享乐安逸的北宋王朝，后来被女真贵族的拐子马踏碎了。12世纪前叶至13世纪后叶，位于钱塘江口的杭州，当时称临安，作为南宋王朝的首都，取代了开封的地位。历史上声名最著的大旅行家马可·波罗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到东方，他亲身领略了杭州的风采之后，便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个“堪为世界城市之冠”的“天城”，称之为“令人心旷神怡熏熏欲醉”的人间天堂（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）。

两宋三百多年间，东京、临安这两个超级城市，人口的高峰都远远超过了百万大关。风光旖旎的苏州、富饶锦绣的成都、位于南北东西交叉口上的交通枢纽鄂州（包括南市）以及濒临蓝色大海的泉州，其居民数量也先后到了四、五十万的水平。此外，北宋的西京洛阳，北京大名，长江岸边的江宁（南宋叫建康），湘江之畔的潭州，东南沿海的福州、广州等一批古老而又有新发展的城市，其居民数量也都达到过十万以上或者更多。

至于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之间的城市，北宋不会少于一百个。人口在一万以下的城镇，总数大约三千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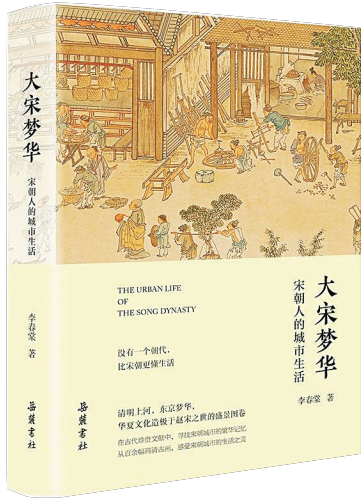
宋朝城市就基本功能而言可以分成

两大类：一类是县以上政权机构所在的城市，它们是一个有着政治隶属关系的城市系列，但其中大多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城市；另一类是以工商活动为基本特征的镇集，它们不可能超脱于封建统治，但又不是封建政权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层次，它们的存在，不是政治的需要，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。

就城市的数量规模而言，大宋帝国不仅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，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。例如11世纪的俄罗斯共有86个城市，13世纪达到250个，最大的城市基辅不过数万人，还有将近10个大城市，人口只有1万到2万。11—13世纪，西欧城市的居民数量，一般是0.5万至1万人。直到16、17世纪，拥有4万人口的伦敦就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。

城市，是人口、财富、智慧与享乐的集中，它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生息地，又是文明的主要载体。文明不喜欢鲁滨逊离群索居式的孤独漂流，也不大欣赏平静绿洲上的牧歌生活，它爱交流，爱竞争，爱热闹，爱冲撞。越是在相互依赖、相互砥砺、相互角逐的关系之中，它越能焕发精神，越能发展自己。

宋朝成千的大小城市，不再是一些沉寂的政治孤堡，它们通过商品与文化的纽带，联结着，奔竞着，像一支庞大的船队，



书里书外

根植于湘南大地的一棵蕨菜

——评散文集《乡村图景》

蒋双超

说起来，我与邹贤中真正相熟的时间并不算长。

2018年，彼时的我尚在《深圳晚报》担任记者。偶然一次与同行闲聊，知道了在我家附近有一位年轻的90后作家。当时半是好奇，半是因为工作性质，决定去探访他，最终，我为他写了一个三千来字的专访，刊登在了报纸上。一来二去，我们逐渐熟识成了朋友，也会聊些生活以及文字相关的琐事。

多年前，他从部队退伍后来到深圳，一边在流水线上打工，一边用文字缝补着梦想。当别人在吃喝浪费时，他在写作；当工友沉迷游戏时，他依然不曾停下手中的笔。

多年来的奋笔疾书总算有了斐然的成果，短短十来年时间，让他不仅实现了从打工仔到公安辅警的蜕变，还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《飞天》《美文》等上百家刊物发表作品，作品被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多种刊物选载，获得广州青年文学奖、衡阳市文学艺术奖等多种奖项。2021年，他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
这本散文集《乡村图景》是贤中十余年来创作发表的散文精品，也算得上是他这些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。显而易见，贤中是一名具有明显地域特质的青年作家，湘南农村是他多年来书写的主题，在湘南农村扎根十六年的他，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份情谊中还带着一丝悲天

遥遥领先地驱驰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。

在现代读者看来，商店与机关、学校、寺庙杂处交错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可是，历史画卷留下的真迹说明，并非从来就如此。在宋朝之前，却是另一种风貌。

先秦以来，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。以唐朝的长安、洛阳为例，除了用高大的城墙封闭整个城市以外，在城内，皇宫被封闭。百来个居住区——坊，三两个商业区——市，又分别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，白天开放，黄昏关闭。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大街，大街两旁没有商店，也没有普通的民居。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能临街开门。汉朝临街开门的资格是万户侯。走在这些大街上，听不到叫卖，听不到吟诵，当然更听不到打情骂俏。

这种城市的形制充分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换极为有限。唐朝的长安就只有东市与西市两个商业市场，而且只做大半天生意。

商品交换的发展是决定社会交往发展水平的主要条件。人们之间如果需要，或者很少需要物质的、精神的交换，彼此就必然生活在一种互不相干的冷漠之中。唐朝以及以往的城市，基本陷于这种冷漠。除了那些五陵少年疯疯癫癫以外，多数居民，特别是下层居民的生活，相当冷寂。没有交换关系的强烈熏陶，下层居民难以体验和认识自身的价值，只能充当统治阶级的附庸。

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的松弛、裂变，在唐朝后期就开始了，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直到北宋中期，坊市制才彻底崩溃。从此，城市里所有通衢小巷都成了市场，而且夜市不禁。就连东京这条最庄严肃穆的御街，也变得熙熙攘攘，喧闹嘈杂，完全从冷漠中走了出来。这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变革。

（《大宋梦华：宋朝人的城市生活》李春荣著 岳麓书社出版。此文为该书引言，有删改。）

悯人的情怀。

生于湖南衡阳的他，从小热爱生活，也细心观察生活。童年是人一生的底色，也是不少作家的创作源泉，贤中以湘南农村为背景，将童年记忆、草木物华、亲情吟唱皆化作文字，构成一道风格清新、乡土气息浓郁的纸上风景。从这本书中，我们能够看到他一路的成长历程，见证他在艰辛人间的跋涉旅途。

平心而论，贤中的文字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他的笔触大多聚焦在乡村题材之上，乍看之下有着一股“土味”。但可喜的也在于此，因为专注，所以我们在他的笔下，更能看到旁人所不曾关注的乡村生活的精髓。他将农村里的艰辛与诗意娓娓道来，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真实又残酷的乡村图景。在《稻于此间》中，他借着稻子写父亲，“他们在辛勤中写着农耕，在农耕中写着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稻文化，为稻敲响最后的挽歌”，抒发一辈农人的喜乐与哀愁；在《大地文章》中，他思索大地与人的关系，“你给予它温柔，它将善待于你；你给予它残暴，它将予你沉重的反击”；探究更深层次的意义；在《鸡群散布在大地上》中，他写到“仅仅因为眼红别人，就可以用毒药将鸡、鱼全部毒死”的竞争者，揭示了人性的阴暗与狭隘。

人生之路风雨飘摇，贤中以梦为马，踽踽前行，文字是他栖息的家园，让他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能够自由畅快地呼吸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些年来，他始终是朴实的，对文字的爱未曾改变。当记忆中的乡土题材被挖掘得差不多时，他便努力寻找更多的道路，试图走出既定的圈子，去探索写作舒适区之外的世界，在描述乡野生活的同时，开始关注城市生态人文，并尝试写小说，让笔下的文字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
正如贤中在《蕨菜植满人间》一文中写的一样，“蕨菜是我人生的隐喻，它见证了我的生命年谱。”诚然如此，他如同湘南土地上最常见的蕨菜，普通又不甘平庸，顽强且自带韧性，无论寒冬的霜雪多寒冷，当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时，它们总能在不知不觉间钻出地面，用葳蕤蓬勃的绿意，席卷整个三月的人间。

（《乡村图景》邹贤中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）

读有所得

余三定

阅读丘脊梁的散文集《锋利的预言》，我被深深的吸引了，为作品中所描写的作者自己的曲折的生活经历而感叹，为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情感体验而感动，为其作品中所提供的深刻思考而感悟。

作品细致地描写了作者艰难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生活体验，一方面，作者总是自强不息，执着努力，不断创造自己的生活，不断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奋力前行；另一方面，作者也有面对生活表现出无奈的时候。

在《守水（外四篇）》中我们看到，作者在偏远的山村长大，生活条件很差。父亲费尽周折，将芦溪河的水导引到了自家的田里。到了晚上怕别人又把水导走，于是作者跟着父亲一起守水。作者和父亲睡在水渠边，由于晚上睡着了，第二天醒来发现水还是被人导走了，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、让人十分无奈的悲喜剧。

这篇附录的《打柴》《挖笋》《拾穗》《网鱼》等小标题，都是写还在童年时的作者的亲身经历。作者一方面体验了种种的艰辛和劳作，另一方面又感受到了难得的童趣和快乐，这对今天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儿童生活。《夜火车》一篇写作者年轻时的创业不易，颇能让人感慨系之。在作者不满27岁的时候，本来安家洞庭湖边的古城，却为了追寻某种理想，受聘跑到省城一家报社去打工。就在一切慢慢好起来时，因为离家太远，家里需要他照顾，每星期要坐“夜火车”往返家里和报社，他辞职了，又回到了洞庭湖边。

生活的种种波折、种种不尽如人意，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鲜活的、原生态的生活描写。《锋利的预言》一篇写除夕刀在牛角冲的多次预言获得验证，似乎有点灵异，但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；《乡村毒物》一篇细致、具象地描写乡村动植物中的种种毒物，给我们绘出了过去不为人注意的乡村生活的某个侧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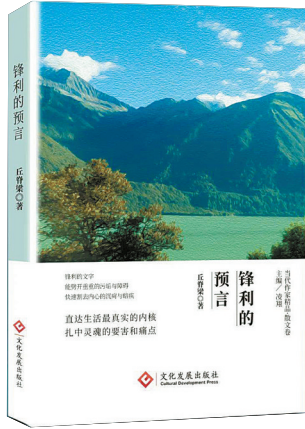
《骨髓深处的季节》一篇写母亲对季节有特别的熟悉和敏感，她虽然看不到，但是在她的指导下由儿子种的菜园的菜况也十分熟悉。母亲不愿意跟儿子住在城里，要回乡下独自生活，儿子也表示同意，因为儿子知道“只有在这个她无比熟悉的世界里，她才活得滋润和舒展”。

《那些坚硬的石头和身影》一篇，写作者早年第一次从乡下来到岳阳城里求职，在表叔的民工工棚里住了三个月，与民工乡友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当作者终于找到工作后离开时，工友们提前收工，凑钱请他吃了一顿丰盛晚餐。年底时，作者带了一叠厚厚的钞票来看望工友们时，不料工友们已完工回家了。作品写道：“我的心，不禁又酸酸涩涩起来。”这里所写的乡友情是内蕴的，真挚绵长。

作者还很善于思考、议论，一些因事而出、恰如其分的议论颇为精彩，很能给人以启发。《悬空》一篇由作者自己在楼顶天台上的菜总是长不好，因为菜和土地“悬空”的缘故，由此想到：“我虽然生活在城市，但文化、心理和精神，都属于乡土，根本没有对接。我就像天台上的作物一样，悬在半空。”《水边书》一篇第一个小标题《纤道》写陆城镇的寡妇矶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），是清代一位寡妇修起来的。面对这个宏伟的工程，作者感叹道：“现在，我明白过来了，我缺乏的不是前行的脚力，而是内心的决断。只要有决心和勇气，性别、年龄、时间，都不是问题，无论是一条江，还是一个人，都能在改变与修正中，获得重生。”作者在这里获得了人生境界的提升。

此外，作者不事雕琢、简洁平静的叙述方式，善用比喻的表达方式等等，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（《锋利的预言》丘脊梁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）



悦读

